

醫事問答  
見表醫事

隨證錄

✕  
i 51

490.9  
Ij-6

No. 2127  
18157



富士川文庫  
1336



醫事答問 奧州 挑井安貞著述

安貞問古醫事於東洞先生蓋扁鵲仲景

之醫事周漢以降唐宋元明二千餘歲雖

英雄豪傑滿於天下未聞為秦張之醫事

者雖千金外臺以下之方書多於後世無

通金匱傷寒論者至于今先生始通其書

以古之方與今之病者屢有驗萬病無不

愈建殊錄其先生何以知此法乎先生曰

吾自幻時讀五經以知聖道唯人事焉耳

矣而后讀素難素難知非聖人之書曰先

生何以知素難非聖人之書乎曰五經各  
人事也聖人不能人事者不載之五經也  
素難五臟六腑之臆見陰陽五行之空論  
皆不能人事者也聖人之書未嘗見如是  
之臆見故知素難非聖人之書矣吾亦舍  
之抑金匱傷寒論古而真者也是故吾信  
而讀焉然有王叔和之攙入學者不可不  
知焉曰先生何以知其攙入乎曰吾讀金  
匱傷寒論以陰陽五行之空論五臟六腑  
之臆見或萬病之虛名如是之類不能人

事者也皆舍焉骨節疼痛無汗而喘心下  
痞鞭胸脇苦滿上衝拘攣惡寒煩渴大便  
不通腹脹滿之類當行人事者也各取焉  
取舍乃是也而后方證正明萬病無不愈  
故言聖道唯人事焉耳矣曰然則五經通  
金匱傷寒論之本與曰五經不學牆面蒞  
事惟煩小子思諸  
安貞按唐宋元明諸名家各讀金匱傷  
寒論以無取舍而為醫故萬病不愈矣  
先生多讀闕疑取其餘多見闕殆行其

論語

餘醫事之至要得於其中矣聖人不言  
之乎多聞撰其善者而從之也不  
安貞問主治先生曰主論醫家之大要學  
者不可不審焉吾雖錄方極類聚方醫則  
事也有志于醫者方與證自試可也假令  
病者心下痞鞭胸脇苦滿與之小柴胡湯  
而其症解則苦滿痞鞭之證是也若不解  
則當知非苦滿痞鞭之證矣頭痛發熱無  
汗而喘身體疼痛者與之麻黃湯而喘咳  
止則麻黃湯之證是也渴而欲飲水數升

者與之白虎湯而渴止則白虎湯之證是  
也余方皆如此也知犯何逆隨證治之則  
萬病無不愈矣夫吾道萬病唯一毒也曰  
何謂乎曰病者自六十余州來吾一診以  
與藥萬病終全愈矣故言醫之學也唯方  
焉耳吾生而非知之者敏好古求之者也  
曰聖人不言之哉溫故知新可以爲師矣  
亦曰博古知今其斯之謂與  
安貞問藥品先生曰藥品治病之本學者  
不可不撰焉草烏頭勝於唐附子矣竹節

人葠治心下痞鞭勝於朝鮮人葠矣和芍藥勝於唐芍藥矣唐蒼朮勝於唐白朮矣吾嘗撰古醫藥品其所取值至三四倍而所舍亦值減其半也是以知天下之醫從吾道矣可謂幸甚

安貞問藥煎法先生曰吾未知焉小柴胡湯煎法曰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日三服何故然乎一日漆工來請治乃與此方聽其煎法大歎吾問其故曰漆草水煎以取其半去滓再煎而用

之則其色甚好亦不然則其色遂淺知古人之煎法亦如是安貞意者先生能好問聖人不言乎舜其大智歟舜好問亦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安貞問分量先生曰分量治病之第一不可不知焉半兩錢今猶幸存雖二千歲之下可徵而其重六七分也按古必有二錢既經二千歲而如此耳其銘記一錢當半兩則今之二錢必古之一兩也其半兩錢之重今有一錢者疑非古錢也

病者自六十余州來請止於京師而服藥也先生曰吾一診以處方終知百病全愈矣乃與之藥或記方名以投之誨歸其國而服此藥百病無不愈矣亦有請灸治者先生曰可其可唯按病毒之所凝灸之可也艾葉之重一錢可也必有驗也安貞問學先生曰學習醫之本不可不學焉非聖人之書必莫讀焉吾自幼時好而讀五經五經乃聖人之書也信而讀之通其義以解金匱傷寒論能知治萬病矣今之

學者讀後世之雜書以爲學是非古學必不可從焉非聖人之書則必莫讀焉安貞按前漢書孝經論語詩經書經及爾雅古之學如此先生之學乃是歟安貞問詩歌先生曰唐以下之詩巧言似美而不美虛言可觀焉古詩不然不巧言唯言實事故句句不美是有志于古者當知焉假令學詩者雖得唐以下之工處是非聖人之學所謂後世唐以下之學也何足貴之哉和歌亦然古今集以下之歌亦

甚巧也。巧者非實事也。萬葉集不巧以古也。故句句不美不美者皆以實事實事吾所貴也。聖人論之先進之什扁。安貞問儒先生曰。儒君臨天下而治萬民之業。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也。今時不然。唯讀書以爲業。自失其職。聖道終衰。無爲政而治人之事。是非古也。然吾醫也。非其職。非其職而言之。則非禮也。故欲使瀧氏喻之。而與書曰。醫事漢代以來大衰。非古醫事。吾日患焉。儒家其如何。瀧氏不

能喻之。而終死矣。先生曰。習醫事於碁師。碁師曰。碁不欲勝於人。復不欲負於人。而上工在於其中矣。此語通吾醫事。而論之。則碁之勝負。乃人之死生也。醫事亦不拘於死。不拘於生。而上工在於其中矣。扁鵲其人也。故曰。越人非能生死人。自是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安貞按先生能下問者歟。安貞曰。先生之醫事。勝於扁鵲仲景矣。或曰。何以言之。曰。世醫所謂癩疾瘡毒及男

女諸病世醫不能治者先生之醫事皆治焉秦張未謂此治法也天下之病者自六十余州來必觀證治是世之所知也大哉先生之醫事勝於扁鵲仲景矣然實非勝於扁鵲仲景者先生數十年歷試扁鵲仲景之醫事而得其妙而已矣聖人不言乎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何勝於二代哉

先生曰吾年七十有二門徒已滿於天下而無得吾道者曰以患焉安貞答曰扁鵲

仲景之醫事絕於天下既久矣千金外臺以下之方書無通金匱傷寒論者二千歲以來未嘗聞有誦其書得其用者至于今先生始通其書也然則先生二千歲以來之一人也何得若先生之人哉若得之則何以謂千古之一人哉子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凶未聞好學者也聖門三千如雲或十哲或七十二弟子學者多矣而聖人之言如是今亦先生之言如是先生默默不答焉曰吾嘗慕仲景



遺稿曰堀田侯  
是創有堂三英

先生曰、某侯謂為則曰、吾君某卿有難治  
之症也、某醫與為則相共圖之為則曰、東  
武諸醫多矣、未嘗聞知古醫者何、相共圖  
之哉、諸醫聞此言、蹙而坐、侯謂為則曰、如  
何其然哉、曰、蓋疑而不信耳、今試舉東武  
男女諸醫不能治者百人、撰之、其半五十  
人、使諸醫治之、其半五十人、使為則治之  
而后、以其驗多者為證、則何有復疑哉、侯  
其圖之、侯曰、諾、  
某侯謂先生曰、吾欲治國、謂唯尚書而已、

先生喜曰、惟命哉、海內從吾醫事、過半也、  
政事亦得此候、則吾幸何過焉、近亦問佛  
法治國家、奈之何、曰、不可也、蓋釋迦出於  
父母之家、入於山、在干茲有年、而后道成  
矣、一心唯治、其獨耳、未聞其能治天下國  
家矣、釋門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道、何  
以得治天下國家、治天下國家、必有法、非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則不克矣、釋門  
若謂知男女之道、則臆見非實事、夫哉矣、  
治天下之道、堯試舜、以男女妻之、何則、小

人與婦女治之難矣故妻之ニ女ヲ以テ知其  
人而后讓天下決矣聖人試人ニ以スル男女之  
道也侯能思諸公之畫六武矣對門  
某侯雖求尚書之講於諸儒有所疑故請  
講於先生先生曰不知焉曰然則違乎曰  
違矣曰何以違乎曰吾非知之者侯讀易  
與曰然曰周易孔子曰言不盡意由之觀  
之則何須講哉侯曰唯何出道釋也出矣  
徂徠先生曰唯毒毒人東洞先生曰徂徠  
先生不知醫事而有此言也唯毒毒人則

其害奈之何吾讀河豚魚曰毒毒於毒不  
毒干人徂徠先生古今博學然未知其不  
爲不知此言何誤哉班古亦然其語曰有  
病不治常得中醫班古不知醫事而有此  
言如何安貞按後世可畏焉知來者之不  
如今也其斯之謂與言曰曾  
某僧來先生幸問生死也其答甚詳也而  
僧曰吾病既久矣請治焉先生診之曰大  
承氣湯之證也服之則必有下利曰吾病  
既久矣下利則其危如何曰吾道古之方

京都東福寺大  
覺和尚也

也病證與方藥相對無違僧何疑之乎意  
者僧未明生死未明生死者何與之藥不  
果與僧亦自退夫主信之曰大  
先生曰吾道萬病唯一毒一僧在坐曰佛  
法亦然先生曰莫妄言曰吾弗妄言曰僧  
不知醫事是故來而請治何以爲一耶僧  
將三拜矣先生止之曰吾未知三拜之義  
以不知者對人非禮矣僧曰吾亦貳過矣  
先生曰可謂直矣夫主信之曰大  
先生間坐安貞侍坐問醫事之至要先生

答以範學一則安貞雖不敏請事此語矣  
書曰聖固念作狂克念作聖孔子曰學  
而不思則罔此謂是與夫主信之曰大  
某兩侯之侍醫年七十有余請入于先生  
之門而學古醫也先生曰汝已老矣學之  
何用其一醫曰吾君既薨吾若死之日君  
必問古醫於地下吾不學之亦咎也吾讀  
先生之著述若干以知後世醫之非非一  
生之過過其可改也故請學焉先生曰善  
矣乃許之夫主信之曰大

馮心湯證不見

鹽田彦七妻病也、安貞門人與之、大青龍湯及瀉心湯、經十八九日、病甚、至危、使安貞視之、則喘渴之證悉具矣、是方證相對、無違、乃與之瀉心湯及大青龍湯、本方也、麻黃六兩、杏仁四十箇、桂二兩、生姜三兩、甘草二兩、大棗十二枚、石膏鷄子之大、右七味水煎以飲之、而猶日夜待死、漸經八九日、諸症皆退、十有余日、全愈、安貞侍之、先生之側、先生曰、吾亦一夜使病者盡、石膏黃連甘草湯百有五錢也、門人相傳皆

聞此言也

安貞妻三十八、五月半產、振震戰栗、氣息將絕、其症心下痞、鞞胸脇苦滿、心煩、是、小柴胡湯及瀉心湯之證悉具矣、貞按此症、綿綿難解者也、病勢亦不緩、既小柴胡湯本方與之也、柴胡半夏各半斤、黃芩人蔞甘草、生姜各二兩、大棗十二枚、右七味水煎以飲之、而吐瀉如頃、大下、紫血數升、而戰栗頓止、數日全愈、蓋常經水不利、下紫血數升、耳告之、先生曰、其善此、後經

半夏半斤、升之誤也

水每月克利。先生曰：有<sub>レ</sub>毒者、染<sub>レ</sub>疫、無<sub>レ</sub>毒者、不<sub>レ</sub>染<sub>レ</sub>疫也。和泉屋某、自<sub>レ</sub>辛卯六月、至<sub>レ</sub>壬辰九月、病<sub>レ</sub>世醫所謂勞症也。其症、心下痞、鞭脇、胸苦、滿心、煩、不能<sub>レ</sub>夜眠。諸治無效矣。招<sub>レ</sub>貞視<sub>レ</sub>之。乃小柴胡湯、及<sub>レ</sub>瀉心湯、飲<sub>レ</sub>之時、以<sub>レ</sub>紫圓攻<sub>レ</sub>之。攻<sub>レ</sub>之<sub>レ</sub>凡<sub>レ</sub>二年矣。毒盡、全愈。安永二年、癸巳、天下悉<sub>レ</sub>疾<sub>レ</sub>矣。此者、獨<sub>レ</sub>不<sub>レ</sub>染<sub>レ</sub>則<sub>レ</sub>毒<sub>レ</sub>全<sub>レ</sub>盡<sub>レ</sub>故<sub>レ</sub>也。果<sub>レ</sub>如<sub>レ</sub>先生所言<sub>レ</sub>。八<sub>レ</sub>五<sub>レ</sub>日<sub>レ</sub>半<sub>レ</sub>室<sub>レ</sub>。世醫專言<sub>レ</sub>多<sub>レ</sub>發<sub>レ</sub>汗<sub>レ</sub>則<sub>レ</sub>止<sub>レ</sub>陽<sub>レ</sub>是<sub>レ</sub>妄言<sub>レ</sub>也。不可

信<sub>レ</sub>矣。夏<sub>レ</sub>日<sub>レ</sub>炎<sub>レ</sub>天<sub>レ</sub>農<sub>レ</sub>民<sub>レ</sub>耕<sub>レ</sub>耘<sub>レ</sub>以<sub>レ</sub>盡<sub>レ</sub>其<sub>レ</sub>力<sub>レ</sub>自<sub>レ</sub>朝<sub>レ</sub>至<sub>レ</sub>暮<sub>レ</sub>發<sub>レ</sub>汗<sub>レ</sub>如<sub>レ</sub>流<sub>レ</sub>水<sub>レ</sub>積<sub>レ</sub>日<sub>レ</sub>累<sub>レ</sub>月<sub>レ</sub>然<sub>レ</sub>未<sub>レ</sub>見<sub>レ</sub>止<sub>レ</sub>陽<sub>レ</sub>者<sub>レ</sub>况<sub>レ</sub>復<sub>レ</sub>荷<sub>レ</sub>駕<sub>レ</sub>耒<sub>レ</sub>者<sub>レ</sub>終<sub>レ</sub>年<sub>レ</sub>發<sub>レ</sub>汗<sub>レ</sub>而<sub>レ</sub>無<sub>レ</sub>止<sub>レ</sub>陽<sub>レ</sub>者<sub>レ</sub>矣。安貞言<sub>レ</sub>之<sub>レ</sub>先生<sub>レ</sub>之<sub>レ</sub>側<sub>レ</sub>。病者問<sub>レ</sub>先生<sub>レ</sub>曰<sub>レ</sub>吾<sub>レ</sub>病<sub>レ</sub>主<sub>レ</sub>何<sub>レ</sub>臟<sub>レ</sub>腑<sub>レ</sub>乎<sub>レ</sub>先生<sub>レ</sub>曰<sub>レ</sub>吾<sub>レ</sub>未<sub>レ</sub>見<sub>レ</sub>其<sub>レ</sub>臟<sub>レ</sub>腑<sub>レ</sub>者<sub>レ</sub>故<sub>レ</sub>不<sub>レ</sub>知<sub>レ</sub>焉<sub>レ</sub>先生<sub>レ</sub>亦<sub>レ</sub>問<sub>レ</sub>其<sub>レ</sub>人<sub>レ</sub>曰<sub>レ</sub>汝<sub>レ</sub>目<sub>レ</sub>見<sub>レ</sub>美<sub>レ</sub>色<sub>レ</sub>則<sub>レ</sub>美<sub>レ</sub>色<sub>レ</sub>也<sub>レ</sub>汝<sub>レ</sub>口<sub>レ</sub>食<sub>レ</sub>美<sub>レ</sub>味<sub>レ</sub>則<sub>レ</sub>美<sub>レ</sub>味<sub>レ</sub>也<sub>レ</sub>皆<sub>レ</sub>是<sub>レ</sub>所<sub>レ</sub>出<sub>レ</sub>於<sub>レ</sub>汝<sub>レ</sub>身<sub>レ</sub>也<sub>レ</sub>汝<sub>レ</sub>當<sub>レ</sub>知<sub>レ</sub>其<sub>レ</sub>故<sub>レ</sub>矣<sub>レ</sub>曰<sub>レ</sub>不<sub>レ</sub>知<sub>レ</sub>焉<sub>レ</sub>曰<sub>レ</sub>自<sub>レ</sub>不<sub>レ</sub>知<sub>レ</sub>之<sub>レ</sub>則<sub>レ</sub>他<sub>レ</sub>何<sub>レ</sub>可<sub>レ</sub>知<sub>レ</sub>之<sub>レ</sub>死<sub>レ</sub>生<sub>レ</sub>亦<sub>レ</sub>然<sub>レ</sub>誰<sub>レ</sub>能<sub>レ</sub>知<sub>レ</sub>其<sub>レ</sub>故<sub>レ</sub>聖<sub>レ</sub>人<sub>レ</sub>不<sub>レ</sub>言<sub>レ</sub>之<sub>レ</sub>乎<sub>レ</sub>

曰死生有命亦曰死生<sub>ハ</sub>命也實是死生臟腑之論非<sub>ス</sub>人之所知焉

右二十有六章東洞吉益先生之言以安貞述之若偽則天必罪焉

醫事答問 終

見表醫事自序目

林共安貞林華敏東清谷會

傷寒論中方藥之所有無病證病證之所有無方藥方證散亂在於諸篇不可得而知乃知自虎四逆五苓桂枝湯古之蘊奧玉函於行事金匱於要道探而難得得之則彌高測之則倍深秦張以降二千餘歲無知之者歷々至于今矣抑桂枝去桂加朮附湯一服覺身痺三服如胃狀亦服烏頭湯如醉狀替之尚書曰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者則割符相合如影矣亦曰上衝則桂枝湯喘促則麻黃湯煩渴則白虎湯腹滿則大承氣替之周禮曰聚毒藥以共醫事者則應

對不違似響矣如是上古不謂空論臆說直曰醫事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所謂文章則人事也言性與天道則非人事也將聖門學人事惟可知矣既自尚書說命以下文武周禮及孔子論語至仲景傷寒論凡千五百年之醫事瞑眩於毒藥瞑眩於毒藥則無病不瘳矣由此觀之則仲景之書相合三代之古然則傷寒論蓋三代之遺書傳東漢以至於今者與冀後之君子選焉凡有疾者必當讀之桃井安貞採筆於東都客舍寬政庚戌春三月

見表醫事凡例論亦半時而盡如決其於安貞史記扁鵲傳曰病應見于大表見于大表者病狀病狀則胸脇苦滿胸脇苦滿則芫胡主之心下痞鞭則人溲主之項背強急則葛根主之腹鳴嘔吐則半夏主之厥冷惡寒則附子主之腹中堅塊則硝石主之如是秦張之醫事則求病狀病狀則見于大表見于大表則無醫所疑此故藥半斤或一斤亦五兩三兩盡之時日古之道惟可知矣不察辨惡寒而人溲大補元氣之說非秦張之醫事未嘗觀於傷寒論中有補字也人溲只治心下痞鞭耳半隻瀉心湯

生薑瀉心湯其草瀉心湯各有入葠三兩而不謂之  
補心湯也傷寒論中有人葠五兩三兩附子一二枚  
未嘗謂之大補元氣只治心下痞鞭惡寒厥冷而已  
亦曰大黃凶硝其草謂之調胃承氣未嘗謂之損傷  
脾胃也亦曰心氣不足者瀉心湯生之未嘗謂之補  
也醫事正則天必祐之亦不正則天必罪焉  
地名屋号俗名則教尋者易得亦和解通俗則教病  
者易喻只欲疑人通曉于古醫事矣雖然予未學文  
何能述意且家貧自禁茶酒固戒烟草餘力讀書醫  
勞之間記之一紙亦半紙而篇成矣 桃井安貞識

見表醫事

桃井安貞子忠著

東與白河關北醫事 男 義允元恭校  
淺河芳賀嘉七妻所謂膈症食則吐如是三年此地  
良工頗盡其術未愈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腹中  
雷鳴嘔吐與之大半夏湯時以紫圓攻之服之數月  
毒盡全愈白河片岡某吐血此地良工頗盡其術百  
治無驗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胸脇苦滿上衝拘  
攣心中煩燥與之茈胡桂枝湯及瀉心湯服之既久  
毒盡全痊同一武士所謂病身虛弱生來面無血色  
衆工治之不愈且惡瘡發于陰莖二三醫飲之七審



丸數劑服之不愈三年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胸脇苦滿上衝拘攣與之芫胡桂枝湯時以梅肉散攻之服之屢下毒物諸證共去全愈壯士同證衆工治之不愈而惡瘡發于陰莖二三醫飲之七審九三四劑而不愈三年請療焉其見表胸脇苦滿結實拘攣與之大芫胡湯時以梅肉散攻之服之屢下惡物全愈○石井兩考三四年腹痛衆工竭力治之不愈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胸脇苦滿上衝拘攣與之芫胡桂枝湯時以紫圓攻之亦灸之三十余穴如是醫事既久毒盡全愈市原美三郎腹痛三年衆工治之

不治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惡寒拘攣小便不利與之附子湯時以備急圓攻之亦灸之三十穴如是醫事已可半歲毒盡全愈堤亦七得病以來衆工治之不愈請療焉其見表腹脹堅滿與之大承氣及紫圓服之月余大下穢物惡臭毒盡全愈小倉彦三郎同證鼓脹滿衆工治之不愈請療焉其見表同症同方服之三四月大下惡物臭穢毒盡全愈江持市之烝腹脹滿衆工盡術治之不愈請療焉其見表同證同方服之大下惡物臭穢毒盡全愈右三人治法如是則脹滿必減而後當見芫胡劑之證學者不可不

知馬小槌屋林八年可四十所謂黃疽請療焉其見  
表心下痞堅胸腹滿與之大黃硝石湯及紫圓服之  
數旬大下穢物毒盡全愈○大田某毒甚日心腹卒  
痛手足厥冷脉欲絕與之四逆湯及備急圓服之大  
下病毒亦灸之十有余穴而全愈魚店仲吾心腹卒  
痛氣絕與之備急圓及四逆湯服之大下惡物亦灸  
之十有余穴灸根徑寸毒盡全愈伊勢屋新藏笈日  
心腹脹滿氣絕卒倒無脉不言手足屈縮身體不安  
與之備急圓百丸桂附人葭湯服之亦灸之十有余  
穴灸根徑寸須臾有癸汗吐下氣脉忽通毒盡全愈

桂附人湯此大承  
氣湯證也

梶衛門湊屋庄藏同證也前醫未知備急圓之證則  
果至不可救焉○岩瀨屋茂衛門卒倒氣絕默默不  
言人皆曰心死前醫投之備急圓而請療焉其見表  
心下痞鞭胸脇苦滿上衝拘攣與之茈胡桂枝湯及  
瀉心湯服之二三日毒盡能言八九日病去全愈御  
代田銀六病婦熱病默默不能言語時癸悲聲乃請  
療其見表心下痞鞭胸脇苦滿上衝拘攣與之茈胡  
桂枝湯及瀉心湯時以紫圓攻之服之屢下惡物臭  
穢毒盡能言如常相良某年未三十卒爾得病默默  
不能言語半身不遂請療焉其見表上衝拘攣惡寒

與之桂枝加附子湯及芎黃時以紫圓攻之屢下臭穢惡物毒盡能言如故全愈○米屋久兵衛妻大熱謔語不知親踈請療焉其見表喘渴無汗上衝心中煩躁與之大青龍及瀉心湯時以紫圓攻之服之屢下穢物惡臭毒盡全愈牛袋丈衛門有子二人皆染疫其兄十二三日服藥不愈請療焉其見表渴而欲飲水心下痞鞭與之白虎加人蔘湯服之數日毒盡全愈其弟大熱謔語不知親踈請療焉其見表心中煩躁喘促大渴與之麻黃杏仁石膏甘草湯及大黃黃連湯時以紫圓攻之大下穢物惡臭毒盡全愈此

町幸助妻大熱謔語數日絕食請療焉其見表喘促上衝煩渴欲飲水與之大青龍及瀉心湯服之毒盡全愈小野屋平兵衛妻熱病十有餘日衆工治之不愈皆曰必死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胸脇苦滿上衝拘攣與之芫胡桂枝湯及紫圓每攻有驗五六日服之稍愈數日全愈本町嘉平次子所謂時疫已可廿日衆工治之不愈請療焉其見表胸脇苦滿結實拘攣與之大芫胡湯服之毒盡全愈○牛袋市衛門此家皆染疫小兒四歲不服煎湯飲之紫圓既經十有餘日能有發汗吐下大熱頓解全愈鳥店甚八妻

年未三十產後氣息頓絕直視脉絕面無血色身體  
悉冷似死者諸人皆曰必死與之紫圓暫窺血氣血  
氣忽通目能視人與之葠附桂枝湯服之其應如影  
病去全愈魚店圓次良妻年可三十產後氣脉頓絕  
喚之不對四肢厥冷將死請療焉與之備急圓二枚  
四逆湯亦灸之十有余穴治法如是已經一夜下利  
惡毒全愈○愚妻絕妊娠既久是有病也其見表上  
衝拘攣少腹急結惡寒身甲錯如枯鱗與之桂枝加  
附子湯及浮石丸服之毒盡無病而得妊娠也馬町  
新六妻有病請療焉其見表少腹急結飲之桃仁承

氣而病去終得妊娠也八木屋猪八妻有病請療焉其  
見表少腹急結與之桃仁承氣服之病去終得妊娠  
也吉田忠次衛門妻有病請療焉其見表少腹急結  
與之桃仁承氣病去終得妊娠也右四人非妊娠之  
醫事只治病自得妊娠然則有病者何得妊娠哉○  
水車喜衛門復日氣絕卒倒脉亦不通四肢厥冷默  
默不能言語衆工皆曰必死請療焉其見表腹脹堅  
滿與之大承氣及四逆湯亦備急圓三枚灸之十有  
余穴其灸根徑寸須臾發汗吐下前證失凶穢物惡  
臭皆去全愈愚按賦野詩絕脉失言曰氣幽身冷色

變血難流灸根徑寸動病毒藥有顯眩全得疹龍崎  
名平熱病前醫飲之大青龍而後狂氣亂心妄言笑  
語頹然不止或手去衣足蹈地請療焉其見表心下  
痞鞭胸脇苦滿心中煩躁與之小茈胡五平瀉心湯及  
紫圓三服之吐下穢物惡臭毒盡全愈愚按賦野詩  
亂脉直視手握空捻衣撫席笑不窮古今此證必為  
死漢代術高只有攻久來石源七毒熱病請療焉其  
見表喘促煩渴上衝欲飲水與之大青龍及瀉心湯  
服之十日稍愈而再發卒爾氣脉不通言語頓止衆  
工皆曰必死與之紫圓二而無汗吐下尚至危再與

之備急圓二服之大下穢物惡臭而心下痞鞭胸脇  
苦滿與之小茈胡服之毒盡全愈愚按述野詩眼目  
直視無小鼻不言失色只振頭漢代醫法應如影吐  
下妙哉毒盡瘳中宿幸七年七十余所謂傷寒前醫  
飲之大青龍既至危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胸脇  
苦滿煩渴喘鳴氣息將絕與之茈胡越脾湯及滾痰  
丸時以紫圓攻之屢有吐下病去毒盡全愈愚按述  
野詩老病妄語按衣時痰結咽鳴尚至危氣息呼吸  
皆入內吐汗下術悉為奇小倉武衛門毒大熱謔語  
請療焉其見表渴而欲飲水口舌乾燥喘促心下痞

鞭胸脇苦滿腹痛甚與之柴胡越脾湯及備急圓  
攻之已可廿日吐利蛇虫百五十條復下穢物惡  
臭毒盡全愈愚按述野詩熱病妄語不知人難止腹  
痛甚苦身吐下蛇虫百五十漢時妙術尚如神此家  
五人皆滌疫無拒予者不能視焉始則麻黃劑中則  
大黃劑終則芫胡劑如是始終無診察投藥服之各  
愈○若松屋半六得病衆工治之不愈請療焉其見  
表少腹急結與之桃仁承氣服之似將痊而不愈乃  
辭復請再治與之前方重復辭如是吾醫事凡至五  
次終不可救焉病者無所苦而死者蓋命與愚毒崩

漏于時頭痛發熱喘而無汗渴而欲飲水上衝與之  
大青龍及瀉心湯服之前證能解而後胸脇苦滿上  
衝有動與之芫胡姜桂湯服之稍安偶求他藥則病  
苦增長自服前方終至不可愈矣予哭之曰汝病既  
久醫事致全無毒無苦克食克眠存亡自若生死天  
然噫命盡矣哀以哭焉三日而不休與之三劑

奧州仙臺醫事

平井某得病以降治而不愈請療焉其見表胸脇苦  
滿結實拘攣與之大芫胡湯時以紫圓攻之數旬服  
之毒盡全愈其妻所謂積聚治之有年而不愈請療

焉其見表心下痞鞭胸脇苦滿上衝拘攣腹中堅塊  
與之芫胡桂枝湯及承氣丸時以紫圓攻之服之月  
余毒盡全愈家臣妻鼓脹滿二便不通已至廿日其  
苦痛甚廢寢食已久請療焉其見表腹脹大滿與之  
太承氣丸外紫圓二服之三日而不利與之三消丸服  
之大下穢物惡臭毒盡全愈此女姪娠已至臨月男  
子生而無損傷○古川屋平兵衛妻得病三年此地  
良工頗盡其術治而不愈名之曰勞症請療焉其見  
表心下痞鞭胸脇苦滿上衝拘攣與之芫胡桂枝湯  
及紫圓服之毒盡全愈百井弥五衛門妻得病以來

三年此地上工治之不愈名之曰勞症請療焉其見  
表同證同方服之數月毒盡全愈常盤三郎妻得病  
以來三年衆工治之不愈所謂勞症也氣急急迫脉  
亦微細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胸脇苦滿心中煩  
躁與之小柴胡及大黃黃連湯時以紫圓攻之服之  
五月毒盡全愈○鈴木伴七疫後腹痛三年以來自  
東都至仙臺衆工交治而不愈請療焉其見表心下  
痞鞭胸苦滿與之小芫胡及紫圓服之月余毒盡全  
愈草芥某腹痛十五年此地地上工治之不愈請療焉  
其見表上衝拘攣甚心下痞鞭惡寒與之葠附桂枝

湯及瀉心湯服之一月毒盡痛去自安予二女產後不食月余而心腹卒痛其見表心下痞鞭胸脇苦滿喘渴堅塊與之芫胡越脾湯及調胃承氣時以備急三首丸攻之吐如草汁者四五合十有余次亦下利十有余行灸之三十余穴治法既至廿日其痛未止與之鷓鴣菜湯及徃虫丸服之吐下蛇虫五十余條而痛退後見小芫胡之證服之毒盡全愈後藤孫六心腹卒痛屢有下利四肢厥冷脉亦欲絕與之備急圓及四逆湯服之吐瀉加傾前證頓退手足得溫則其痛共去毒盡全愈管沃清奴笈日腹痛請療焉其見

表心下痞鞭上衝拘攣與之桂枝加人蔘湯及備急圓服之其痛頓止其母卒倒氣絕四肢厥冷半身不遂不言絕食所謂中風請療焉其見表上衝拘攣惡寒心下痞鞭與之葠附桂枝湯及芎黃服之略愈野路某母得病以來手足難用所謂中風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胸脇苦滿與之小芫胡及芎黃服之病毒稍減手足得用難波銀衛門所謂如中風數旬治之不愈將眠則眼目難閉口眼喎斜頭面不正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胸脇苦滿上衝拘攣與之芫胡桂枝湯及芎黃時以梅肉散攻之服之毒盡全愈六



之入常好飲酒手足振々言語不分脉亦難通所謂  
如中風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上衝拘攣與之桂  
枝加入溲湯及紫圓服之毒盡全愈○關屋次及脚  
瘡癢之以來五六年衆工治之不愈請療焉其見表  
胸脇苦滿結實拘攣與之大茈胡湯及梅肉散服之  
三月毒盡全愈望月某脚瘡得之既久治之不愈請  
療焉其見表胸脇苦滿結實拘攣與之大茈胡及梅  
肉散服之後水腫飲之芎黃散諸症共退全愈其妻  
產後有病眼目失明乳汁不出此地良工治之不愈  
已可二年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胸脇苦滿上衝

拘攣與之茈胡桂枝湯及芎黃散時以梅肉散攻之  
服之三月毒盡病去乳汁自出眼目得明全愈其子  
生而有病治之不愈投之養氣丸或紫圓服之全愈  
其僕六助癩病氣脉頓絕默而不言向死請療焉其  
見表心下痞鞭胸脇苦滿上衝拘攣與之茈胡桂枝  
湯及紫圓服之氣脉忽通已經廿日毒盡全愈○朽  
木某得病以來此地良工多年治之不愈請療焉其  
見表胸脇苦滿結實拘攣心下痞鞭腹中堅塊與之  
大茈胡及硝石大圓時以備急圓攻之服之二月毒  
盡全愈其妻所謂積聚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胸

脇苦滿上衝拘攣與之芫胡桂枝湯服之將痊則所謂食滯心腹卒痛與之備急圓忽有汗吐下毒盡全愈林某得病以來多年此地良工治之不愈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上衝拘攣惡寒小便不利屢下黑尿與之桂枝加苓朮附湯及芎黃服之三月而得安稍愈其妻積聚甚則卒倒氣絕發作有時得之以來多年此地良工治之不愈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胸脇苦滿少腹急結與之桂枝芫半姜棗芩湯及硝石大圓服之毒盡全愈大町八木伊平妻北鍛冶町宇八妻各同證同方服之毒盡全愈○男澤某所謂

積聚二十年來此地上工治之不愈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胸脇結實拘攣腹中堅塊與之大芫胡湯及硝石大圓時以紫圓攻之服之三月毒盡全愈中村三藏母年六十余得病以降九年此地地上工治之不愈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胸脇苦滿上衝拘攣與之芫胡桂枝湯及芎黃散時以紫圓攻之服之月余毒盡全愈鑷田源吉十二三年以來腰脚攣急不能屈伸此地良工治之不愈請療焉胸脇苦滿結實拘攣與之大芫胡湯及紫圓服之月余毒盡全愈其子六歲生而以來有病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胸

脇苦滿上衝拘攣與之芫胡桂枝湯時以紫圓攻之服之廿日毒盡愈○三浦某妻得病以來三年此地良工治之不愈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胸脇苦滿上衝拘攣與之芫胡桂枝湯少腹急結與之淨石丸服之月余毒盡全愈西郡善藏妻得病以來多年治之不愈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胸脇苦滿結實拘攣腹中堅塊與之芫胡枳芍湯及調胃承氣服之大

有瞑眩手足攣急以難屈伸下利三十六七行丸服此方二次毒盡全愈大內清之魚妻八年以來有病治之不愈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胸脇苦滿少腹急結是桃仁承氣小芫胡主之故與之桂桃芫半姜枣芩湯及硝石大圓時以紫圓攻之服之毒盡全愈其女十三歲男六歲兄弟腹痛治之不愈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胸脇苦滿上衝拘攣與之桂枝芫胡湯時以紫圓攻之兄弟共服毒尽全愈益田某得病以來多年治之不愈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胸脇苦滿上衝拘攣與之芫胡桂枝湯及芎黃服之毒盡全愈遠藤勇五良頭痛發熱利下重請療焉其見表喘而無汗屢有下利而難通與之麻黃杏仁石膏甘草湯及調胃承氣時以紫圓攻之五六日毒盡全

愈石川弥太夫自夏至秋痢疾難愈腰痛衆工治之不愈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胸脇苦滿上衝拘攣投之芫胡桂枝湯及紫圓服之毒盡全愈予三女熱痢下重二便難通飲之調胃承氣及紫圓以每日攻之毒盡全愈予亦然熱利下重二便難通飲食不進飲之調胃承氣且食黑豆赤豆茄子瓜以求通利乃快然覺安既經五六日毒盡全愈若生某痢疾其見表胸脇苦滿結實拘攣大芫胡主之服之全愈○小野某毒瘡發於乳上三年治之不愈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胸脇苦滿上衝拘攣與之芫胡桂枝湯及

梅肉散服之十日而飲之七寶丸二次能有瞑眩毒盡全愈佐藤某惡瘡發於陰莖腐爛膿血常流臭氣難絕三年治之不愈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胸脇上衝拘攣與之芫胡桂枝湯及梅肉散服之十日而飲之七寶丸能有瞑眩口舌腐爛絕食十有餘日飲之大芫胡湯毒盡全愈其毒同症同方服之毛髮皆脫與之前方服之毒盡毛髮再生全愈黑田某毒瘡發於陰莖此地良工治之不愈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胸脇苦滿上衝拘攣與之芫胡桂枝湯及梅肉散服之十日而後服七寶丸毒盡全愈長兵衛毒

瘡愈後眼目失明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胸脇苦  
滿上衝拘攣與之芩胡桂枝湯及芎黃時以梅肉散  
攻之服之稍愈望女有病多年治之不愈請療焉其  
見表胸脇苦滿結實拘攣飲之大芩胡湯及備急圓  
大下虵虫二三舛而後惡瘡發於陰門飲之七審丸  
二次能有瞑眩口舌腐爛飲食不進經日毒盡全愈  
渡部某毒瘡發於陰莖自東都至仙臺治之不療請  
診焉其見表心下痞鞭胸脇苦滿上衝拘攣飲之芩  
胡桂枝湯及芎黃時以梅肉散攻之服之月余毒盡  
全愈○飲塚某二十年來痰飲喘鳴每發胸膈悶塞

氣急息迫吐痰不出終夜起坐不能平卧其苦甚衆  
工治之不愈請療焉其見表胸脇苦滿結實拘攣與  
之大芩胡湯及滾痰丸時以紫圓或白散攻之服之  
周年卒爾大契譫語煩渴欲飲水喘促上衝心中煩  
躁與之大青龍湯及瀉心湯服之發汗吐下已經十  
日前證失已自是得安而後每發治法如前毒盡全  
愈其女十四歲狂氣亂心獨語妄笑或歌或悲對鬼  
似言衆工治之不愈三年請療焉其見表心中煩躁  
渴而欲飲水與之石膏葺甘草黃連葺湯時以紫圓  
攻之服之毒盡愈雖然無服此藥則復發北浦屋善

藏女仕於中與殿于時得病以來五日狂氣亂心獨  
語妄笑或悲或歌共鬼如語不知親踈衆工治之不  
愈請療焉其見表心中煩躁渴而欲飲水與之石膏  
丸黃連甘草湯及紫圓丸服之吐下大毒全愈○  
彌五八得病三年此地良工治之不愈請療焉其見  
表心下痞鞭胸脇苦滿上衝拘攣與之芫胡桂枝湯  
及芎黃時以紫圓攻之服之三四月毒盡全愈石母  
田母疫後身體腫脹加之癰疥自未至申二年此地  
上工治之不愈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胸脇苦滿  
上衝拘攣與之芫胡桂枝湯及瀉心湯服之毒盡全

愈中村某身体手足頭面共腫得病以來三年自東  
都至此地衆工治之不愈請療焉其見表上衝拘攣  
小便不利與之桂枝加朮茯苓湯及芎黃時以梅肉散  
攻之且加之癰疥及痢疾治之投前方服之毒盡全  
愈其妻多病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胸脇苦滿上  
衝拘攣與之芫胡桂枝湯及芎黃時以紫圓攻之服  
之毒盡全愈菅井某男生而七歲身体委弱不能起  
坐及手取物足蹈地或言語俗云之無骨病請療焉  
其見表心中煩躁上衝拘攣投之桂枝湯及瀉心湯  
時以紫圓攻之服之二月終得手取物足蹈地且行

可十步矣者町市之人得病以來廿日衆工治之不  
愈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胸脇苦滿結實拘攣此  
胡椒芍湯主之腹中堅塊硝石大圓主之服之廿日  
毒盡全愈大橋南太藏妻嘔吐自六月至八月未止  
衆工治之不愈請療焉其見表上衝拘攣結實腹鳴  
心煩與之黃連湯及承氣丸時以紫圓攻之服之廿  
日余毒盡全愈愛子利人妻得病十日絕食音聲幽  
微言語僅存向死請療焉其見表心下痞鞭胸脇苦  
滿上衝拘攣心中煩躁與之茈胡桂枝湯及瀉心湯  
服之全愈

見表醫事終

醫事隨證錄自序

夏殷周三代之醫事其方既亡而不傳焉特  
論其旨者僅々數言散見于古書則不亦幸  
耶商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周官曰醫  
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一則取譬言  
一則舉典雖固非醫家所自述然擴而充之  
則三代之醫事可徵矣顧上下二千年醫而  
得焉者漢張仲景一人而已其他未或聞之也  
獨我日本東洞先生有見于此其及療人也  
若燭照臨如符合券索仰望効功者未知有

窮盡焉余師先生殆有年矣竊自謂恍惚與  
聞其說焉然後世醫所謂難治之病腎虛勞  
症水腫脹滿膈呃顛癩傷寒中風瘡毒霍亂狂  
氣亂心崩漏驚風馬脾風之屬一或遇之則其  
施治處劑悉如師傳用之往往得驗不敢以自  
隱矣因撰方與證對者集錄名曰醫事隨證  
錄冀不欺焉戲虐因是溯洄而能得夏殷周  
三代醫事之旨以救世獲民斯在其人乎斯  
在其人乎

安永戊戌秋九月

東奧桃井安貞撰

隨證錄

奧州岩瀨 桃井安貞子忠述

水戶木食上人弟子惠林遊學於京師而病此地良  
工三四家各療之可一歲而不愈終歸吾國矣請治  
之其證胸脇苦滿上衝有動柴胡姜桂湯主之心下  
痞鞭腹中堅塊硝石大圓主之胸腹結毒紫圓攻之  
服之百有余日而前證自盡全愈

布袋屋甚七客於東都而病此地上工三四家各療  
之所指非一或痰或痔或氣虛或血燥或楊梅如是  
醫藥服之二月有余而不愈終歸吾國矣請治之其

○如此者  
病證也



如此者  
病毒之所  
在也

證身體疼痛不能自轉。側氣急喘息麻黃湯主之。自  
心下至小腹。鞭滿大陷胸湯主之。服之十有余日而  
前證全盡。後寒熱往來。心下痞。鞭脇胸苦滿。小柴胡  
湯主之。服之諸證全盡而愈。  
白川櫻町吉藏四年以來。所病小便頻數。大便閉結。  
痰咳或廢寢。或氣絕。或蹇聾。好忘。或腹痛。常惡。應對  
時難言。如是病數有休作。至于今矣。此地名。名醫八九  
家療之而不愈。請治之。其證心下痞。鞭腹中堅塊。硝  
石大圓主之。胸脇苦滿。上衝有動。柴胡姜桂湯主之。  
時々紫圓攻之。服之二月有余。而前證自盡。愈。

富田屋藤七病。而自夏至冬。不能手足屈伸。身體轉  
側者。半年有余。衆醫十有五家。各盡其術而不愈。請  
治之。其證心下痞。鞭腹拘攣。與之附子湯及芎黃散。  
而后飲之。七宝丸四次。續七宝丸一次。有瞑眩。前證  
全盡而愈。

鏡沼傳衛門。自午夏至未春。所病泄瀉。食則停滯於  
心下。其苦痛甚。常米粉湯。以爲食。衆工十有余家。各  
盡其術而不愈。皆謂必死矣。請治之。其證心下痞。鞭  
腹中堅塊。硝石大圓主之。胸脇苦滿。腹拘攣。大柴胡  
湯主之。時々紫圓攻之。服之月余。而前證自盡。全愈。

安積三代左七所謂勞症也諸治無效各謂必死矣  
請療之其證心下痞鞭胸脇苦滿小柴胡湯主之心  
中煩躁大黃々連瀉心湯主之時々紫圓攻之出入  
二年矣而前證自盡全愈

荒物屋娘病而自春至夏同症衆工療之而不愈各  
謂必死矣請治之其證心下痞鞭胸脇苦滿難解與  
之小柴胡加芒硝湯服之二十日而前證自盡愈

吉田新兵瀟妻十年以來有病衆醫治之百治無效  
矣請治之其證身體惡寒手足厥冷心下痞鞭腹拘  
攣小便不利與之附子湯及控涎丹服之前證自退

全愈而右經三四年卒倒半身不遂手足難用口顏  
喎斜所謂中風也與之麻黃細辛附子湯及芎黃散  
服之月余而諸證自退全愈步行百里如常安永四  
此家有疫皆染之此婦獨不染則數年服藥毒全盡  
故也東洞先生曰無毒者不染疫是果如其言

因幡屋利助顛癩自幼年患之百治無驗請治之其  
證心下痞鞭胸脇苦滿上衝拘攣與之柴胡桂枝湯  
及芎黃散時々紫圓攻之如是出入四年矣而前證  
自退全愈

桑名妻同症也產後少腹急結其痛難忍前醫療之

而不愈請治之與之桃仁養氣湯服之下血數升而前證自退全愈

湊屋在衛門從北越歸而病請治之其證心下痞鞭胸脹苦滿上衝拘攣與之柴胡桂枝湯病家疑而求他醫服此某二十日也而無效更請再治亦診之猶前證遂投以前方服之十有余日而前證自退稍愈而有惡寒之證與之桂枝加附子湯服之諸證全盡而愈

同於衛門告急來視之其證身體惡寒手足厥冷脉欲絕心腹絞痛身將屈縮與之備急圓三錢四逆湯

亦灸之數十穴二三時前證自盡全愈

世倍謂之大霍亂  
食傷

米屋仲兵衛者其面平生帶蒼色所謂勞症之狀乎

請治之其證胸脇苦滿腹拘攣與之大柴胡湯服之

三月有余而瘤在於章門之傍者潰而膿血出內外

毒盡全愈十年以來無所病矣其子仲太所謂馬脾

風也其證音聲澁難心中出沒方三寸似水波與之

紫圓二錢及大青龍湯服之有汗吐下而前證自盡

全愈中宿善二男子安藤兵次會津屋姪此三人同

病也醫事亦如前而毒盡各愈

佐藤忠八母所謂脹滿也百治無驗衆鑿謂必死矣

請治之其證所視脹滿與之大承氣湯及紫圓服之  
自已夏至午春出入二年矣而前證自盡全愈其父  
大便閉結其苦痛甚前醫療之而無效請治之其證  
腹中堅塊與之調胃承氣湯服之忽通得安

看屋清四郎妻產後水腫下利衆醫療之二月有余  
而不愈病劇向死矣告急來其證肌肉熱如火精神  
昏々失正氣絕食三日或嘔吐在側者曰病者將病  
以前頻欲飲水乃與之白虎湯服之諸證頓解如夢  
覺忽愈其弟妻自幼年有病衆醫療之而不愈請治  
之其證胸膈苦滿拘攣結實與之大柴胡湯服之十

日而前證自退全愈

長祿寺本綱和尚夏日瀉下十有余行且腹痛甚身  
體惡寒手足厥冷告急來視之四逆加人蔘湯之證  
也服之前證自盡全愈

中宿幸八妻同病也身體惡寒手足厥冷心腹絞痛  
甚瀉下數行投之四逆湯及備急圓三錢服之且灸  
之十有余穴而前證自去全愈

八百屋小一漸門同病醫事亦如此

俗云之大霍亂大食傷

大久保與左衛門妻三年以來所謂崩漏也下血每  
月過半而項背攣痛難忍請治之乃與之膠艾湯服

之半年有余而全愈

十二軒猪八妻同病衆醫療之而不愈請治之其證少腹急結與之桃仁承氣湯服之數十日而全愈神直八妻同病醫事亦如是

柳沼遊佐氏叔母所謂膈症也食則吐衆醫療之而不愈請療之其腹狀心下痞鞭胸脹苦滿與之小柴胡湯及紫圓服之有瞑眩而全愈

守山伴齋門同病請治之其腹狀胸脹苦滿結實拘攣與之大柴胡湯及紫圓服之三月有余而前證自退全愈

二本松岡田宝山同病食則吐請治之與之大柴胡湯及紫圓服之前證自盡全愈

白川常陸屋三四年以來有病衆工治之而不愈請

治之其腹狀心下痞鞭腹拘攣惡寒與之附子湯及

芎黃散時々梅肉散服之月余而右飲之七宝丸二

次而諸證自退全愈

阿部某瘡毒瘰後首痛甚而腫張飲之七宝丸瞑眩

忽愈力丸某同症與之附子湯及芎黃而右飲之七

宝丸三次續七宝丸一次服之毒盡全愈

大友伊平所謂黃胆病也衆醫療之而不愈請治之

其證胸脹苦滿結實拘攣投之大柴胡湯及紫圓服  
之三月有余而前證自退全愈北町松太承流喜傳  
次同病也醫事亦如此各全愈  
三宅某妻所謂脹滿也自七月至十月療之而不愈  
請治之與之大承氣湯及紫圓服之則毒動身體不  
安有汗吐下瞑眩尚甚四五日有驗八九日半愈二  
旬前證自盡能愈亦往而視之其證心下痞鞭胸脹  
苦滿小柴胡湯主之心中煩躁瀉心湯主之紫圓時  
々攻之前證自盡全愈  
本町與三娘脹滿之症衆醫療之而不愈請治之投

之大承氣湯及備急圓一錢服之有吐下而全愈  
岩崎宇平三四年以來腹痛衆醫療之而不愈請治  
之其證惡寒上衝拘攣甚與之桂枝加附子湯服之  
數十日而前證自退全愈  
小林源助停食後可半年腹痛難絕衆醫治之而不  
愈請療之與之大柴胡湯及備急圓一錢服之大下  
而后全愈  
市原貞衛門十五年以來腹痛諸國良醫數十家各  
療之而不愈矣一醫投之茯苓飲及紫圓服之忽愈  
其後再發請療之其證上衝拘攣甚大便不通桂枝

加芍藥大黃湯主之腹中堅塊調胃承氣湯主之服  
之八九年而前證自退全愈步行千里如常二三年  
後亦發病家不知醫之是非俗論蜂起狐惑正道首  
鼠明方謾求他医信服巧言如黃寶非其治則毒日  
長月增攻其身尚甚終至不可救焉若與之前方則  
必愈同妻所謂歷節風也不能手足屈伸及身体轉  
側其苦痛甚與之烏頭湯服之發汗如流水者月余  
而前證自盡全愈世醫所謂凶陽之偽不辨而明矣  
此婦經八年產後面目手足水腫前医療之而腫張  
日倍焉請治之其證心下痞鞞胸脹苦滿小柴胡湯

主之少腹堅滿浮石丸主之服之一夜而有十有余  
日諸證自退全愈  
八百屋十次仕於白川而病此地良工數家療之而  
不愈終歸其里請治之其證胸脹苦滿結實拘攣與  
之大柴胡湯及滾痰丸服之前證全退而愈  
仙臺屋某發狂妄語奔走馳入於川水失正氣請治  
之其證心中煩躁而渴與之石膏黃連甘草湯服之  
前證盡全愈十年以來不再發  
一関仙瀨門病而至百有余日衆医七八家療之而  
不愈各謂必死矣請療之其證心下痞鞞胸脹苦滿

小柴胡湯主之。心中煩躁。瀉心湯主之。服之月余而前證皆去而愈。  
江持市之丞娘。所謂疫病。衆工療之而不愈。各謂必死。請療之。其證心中煩躁。瀉心湯主之。少腹急結。桃仁承氣湯主之。服之前證忽退。全愈。  
南部桐々村善兵衛。過於須賀川而小便閉塞。一滴不通者二日也。其苦痛甚。前醫療之而不愈。請療之。其證少腹急結。與之桃仁承氣湯及六一散。服之稍通。一二日能通而全愈。

深澤小東太娘。三歲。夏日大熱。前醫療之而不愈。皆

謂必死矣。請治之。其證心中煩躁。胸膈苦滿。喘渴。小柴胡越脾湯主之。時々紫圓攻之。服之三日而半愈。七八日全愈。此地亦市積年病。衆醫療之而不愈。請治之。其證心中煩躁。腹拘攣甚。惡寒。與之附子湯及芎黃散。服之前證自退。全愈。

常松氏老父。八十七歲。病而至十有余日。前醫療之而不愈。請療之。其證喘渴。上衝。大青龍湯主之。服之三四日。忽愈。此地平三脉來一息一動。時々氣絕。卒倒。衆醫皆謂必死矣。請治之。其證心中煩躁。胸膈苦滿。拘攣甚。惡寒。與之附子湯。及備急圓服之。全愈。向八十不復發。



安藤氏僕喜八身冷大便閉結前醫療之二十日而  
不瘳請治之與之大黃附子湯七八日服之後欲飲  
水數升投之白虎湯服之忽愈同幸八頭面發瘡其  
腹狀大柴胡之證也時々梅肉散以攻之瞑眩忽愈  
雲六妻半產而神氣頓絕告急來其證身體惡寒手  
足厥冷脉欲絕與之四逆湯及備急圓服之氣脉忽  
通瀉下二三次行而全愈

東町清次瘧疾衆醫療之而不愈請治之其證心下  
痞鞞胸脹苦滿小柴胡湯主之時々紫圓攻之服之  
十有余日而前證自盡全愈道場町茂平北町吉衛

門吉田某各同病也医事亦如是皆能愈

関下平十郎所謂疫病大熱譫語諸治無効既至危  
矣請治之其證氣急喘息渴而欲飲水口舌黑色乾  
燥大青龍湯主之心中煩躁泻心湯主之服之十有  
余日而前證自盡全愈此家七人染疫醫事亦如是  
而無死亾者

中屋喜衛門所謂傷寒也大熱譫語腹滿大便不通  
前医以爲虛補之云服此藥病倍甚請治之其證胸  
脹苦滿拘攣結實與之大柴胡湯服之三日而有効  
八九日全愈

小倉與次衛門妻有病衆醫療之而不愈請治之其證心下痞。鞭胸。脹苦。滿上。衝拘。攣飲之。柴胡桂枝湯而全愈。  
大久保十次郎妻妊娠所謂疫病而羊產告急來征而診之其證少腹急結與之。桃仁承氣湯服之前證自盡而右有小柴胡湯之證服之全愈。  
守山勘次妻脹滿渴而欲飲水數升衆醫治之而不愈皆謂必死矣請治之病者請飲水曰假令飲水而死于今亦可也余曰夫水殺生命之本何必禁之乃與之患人喜甚任意引飲與之大承氣湯或白虎湯

服之忽愈

小倉次郎衛門妻所謂傷寒疫病也大熱譫語衆醫療之而不愈請療之其證喘促大渴上衝大青龍湯主之心中煩躁瀉心湯主之前證全盡而右胸脹苦滿拘攣結實大柴胡湯主之服之數日而前證自盡全愈此類家染之者十有三人也醫事亦如是而無一人不起者。  
塩屋次平所謂傷寒也失正氣不言語二日也前醫療之而無効請治之其證喘促煩渴上衝與之大青龍湯心中煩躁瀉心湯主之服之前證全盡而愈

鈴木壽仙同病其證喘促煩渴大青龍湯主之服之  
八九日而手足厥冷惡寒腹痛甚與之附子湯及  
備急圓一錢亦參之十有余穴其痛頓退其後喘促  
渴惡寒與之越脾加朮附湯及大黃芍連瀉心湯服  
之月余而諸證皆退全愈  
遠藤猪衛門妻病而自夏至冬所患經水不利舌黑  
前醫盡其術而不愈請治之其腹狀心下痞鞞胸腹  
苦滿喘渴小柴胡越脾湯主之心中煩躁瀉湯主之  
服之百有余日而諸證自退全愈經水亦得能利此  
家明年有疫皆染之此婦獨不染則其身無毒故也

其子猪吉自六月至九月有病前醫治之而無効請  
治之其證胸脇苦滿腹拘攣與之大柴胡湯服之六  
七半止此子明年染疫病家暗昧疑正道向邪路求  
前鑿實非其治則果至不可救焉  
北町富三女子四歲所謂禁口痢不食者五日也裏  
急後重居廁不知其度數幾百皆謂心死矣請治之  
與之紫圓五分朝夕服之五日而下利自止而愈後  
面目手足浮腫與之桂枝加朮茯苓湯服之全愈  
南新町在次娘十七歲產後瘧痢請治之其證心下  
痞鞞胸腹苦滿喘渴小柴胡越脾湯主之心中煩躁

瀉心湯主之時々紫圓攻之十有余日而前證自盡  
全愈

馬田三衛門所謂勞症也衆醫七八家療之而不愈  
各謂必死矣請治之其證心下痞鞭胸腹苦滿小柴  
加芩硝湯主之心中煩躁瀉心湯主之時々紫圓攻  
之服之似愈病家喜甚周年亦發病者向死曰毒滿  
於吾身醫見之則必成功而死後有燒而不燒者是  
胸腹苦滿也則茶下支於左右者見之云向來  
安貞女子三歲所謂驚風也他醫處方非其治則須  
更死矣安貞從回春入門十有余年矣而不幸如是

過則莫憚改始學古鑿也其次生女子亦同症也飲  
之大青龍湯及紫圓一錢而有汗吐下忽愈其次生  
男子亦同病也醫事皆如是全愈其後每發攻之如  
前而毒自盡全愈不再發

右書記地名屋号俗名文辭不雅是爲使疑者  
尋而知其無違也夫天地者人之父母也日月  
暎臨下土必知焉可懼々々安貞謹欲質其無  
偽而已矣

隨證錄終

此書は傷寒論金匱の方とあり、  
 後藤山脇香川吉益中西等諸家  
 の説とのせ、見者の便ありむ  
 全一冊

東洞翁の十二律及紫圓梅肉七宝膏の  
 方名方と集り分量考を附し古方と  
 兼用丸散方  
 懐中薄用摺全冊用のり、医家薬籠より取り書き書し

此書は傷寒論金匱の方とあり、  
 後藤山脇香川吉益中西等諸家  
 の説とのせ、見者の便ありむ  
 全一冊

吉田法印意菴先生著 唐土伏羲氏より清朝まで  
 歴代名醫一覽 諸名医の姓名及著述と委の記  
 折本全一冊 医家の袖珍と書き書あり

文化九年壬申五月

東都書林

此書は傷寒論金匱の方とあり、  
 後藤山脇香川吉益中西等諸家  
 の説とのせ、見者の便ありむ  
 全一冊

東洞翁益翁著  
 丸散方機  
 兼用  
 全一冊  
 此書は傷寒論金匱の方機変妙用有と  
 記し及東洞翁兼用の丸散とあり、  
 のせ懐中より便ありむ、  
 全一冊

法眼多紀先生著  
 金匱要略輯義  
 全十冊  
 諸名家の説と委し、論し先生の  
 考と加へ金匱の註記、此書よく盡  
 さずと云、  
 全一冊

桃井安貞先生著  
 痘疹醫事  
 全一冊  
 此書は痘疹の諸症と考へ療治の  
 説と委し、  
 全一冊

江戸橋四日市 竹川藤兵衛

本石町十軒店 英平吉

日本橋通四丁目 鴨伊兵衛

日本橋通中橋廣小路町 西宮彌兵衛

東洋書林

天以六年全申五月

西言 漢法 論

日本書紀 四丁目 野矢 瓦

本以四十種 吉

大正三十二年 五三六

全一冊 論の撰述者とその書名

全十冊 全圖要知辨法 共一冊 全圖の註釋の注意

全一冊 論の撰述者とその書名

全一冊 論の撰述者とその書名

全一冊 論の撰述者とその書名

全一冊 論の撰述者とその書名

全一冊 論の撰述者とその書名

全一冊 論の撰述者とその書名

